

珍本中國古典小說十大名著

水滸傳

施耐庵著



珍本中國古典小說十大名著

水滸傳

施耐庵著 ● 春風文藝出版社



第四十六回

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

话说当下众邻舍结住王公，直到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却才升厅，一行人跪下告道：“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，泼翻在地下。看时，却有两个死尸在地下，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头陀，俱各身上无一丝。头陀身边有刀一把。”老子告道：“老汉每日常卖糕糜营生，只是五更出来赶趁。今朝起得早了些个，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，不看下面，一跤绊翻，碗碟都打碎了。只见两个死尸，血碌碌的在地上，一时失惊叫起来，倒被邻舍扯住到官。望相公明镜，可怜见辨察。”知府随即取了供词，行下公文，委当方里甲带了仵作行人，押了邻舍、王公一千人等，下来检验尸首，明白回报。众人登场看检已了，回州禀复知府：“为被杀死僧人，系是报恩寺僧黎裴如海。傍边头陀，系是寺后胡道。和尚不穿一丝，身上三四道搨伤致命方死。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，只见项上有勒死痕伤一道。想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尚，惧罪自行勒死。”知府叫拘本寺僧，鞫问缘故，俱各不知情由。知府也没个决断。当案孔目禀道：“眼见得这和尚裸

形赤体，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，互相杀死，不干王公之事。邻舍都教召保听候。尸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备棺木盛殓，放在别处。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随即发落了一千人等，不在话下。

蓟州城里，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调儿，道是：

叵耐秃囚无状，做事只恁狂荡。暗约娇娥，要为夫妇，永同鸳帐。怎禁贯恶满盈，玷辱诸多和尚。血泊内横尸里巷，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。立雪齐腰，投岩喂虎，全不想祖师经上。目连救母生天，这贼秃为婆娘身丧。

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，拿起笔来，又做了这只《临江仙》词，教唱道：

淫行沙门招杀报，暗中不爽分毫。头陀尸首亦蹊蹊。一丝真不挂，立地吃屠刀。大和尚此时精血丧，小和尚昨夜风骚。空门里刎颈见相交。拼死争同穴，残生送两条。

这件事满城里都讲动了。那妇人也惊得呆了，自不敢说，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。杨雄在蓟州府里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、头陀，心里早瞧了七八分，寻思：“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的，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。我今日闲些，且去寻他，问他个真实。”正走过州桥前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哥哥那里去？”杨雄回过头来，见是石秀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正没寻你处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且来我下处，和你说话。”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，说道：“哥哥，兄弟不说谎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休怪我。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，酒

后失言，反被那婆娘瞒过了，怪兄弟相闹不得。我今特来寻贤弟负荆请罪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，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如何肯做这等之事？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，因此来寻哥哥，有表记教哥哥看。”将过和尚、头陀的衣裳，“尽剥在此。”杨雄看了，心头火起，便道：“兄弟休怪。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，出这口恶气！”石秀笑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，如何不知法度？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，如何杀得人？倘或是小弟胡说时，却不错杀了人？”杨雄道：“似此怎生罢休得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只依着小弟的言语，教你做个好男子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，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？”石秀道：“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，好生僻静。哥哥到明日，只说道：‘我多时不曾烧香，我今来和大嫂同去。’把那妇人赚将出来，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，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，当头对面，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。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，弃了这妇人，却不是上着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何必说得！你身上清洁，我已知了。都是那妇人谎说。”石秀道：“不然。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。”杨雄道：“既然兄弟如此高见，必然不差。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，你却休要误了。”石秀道：“小弟不来时，所言俱是虚谬。”

杨雄当下别了石秀，离了客店，且去府里办事。至晚回家，并不提起，亦不说甚，只和每日一般。次日天明起来，对那妇人道：“我昨夜梦见神人叫我，说有旧愿不曾还得。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炷香愿，未曾还得。今日我闲些，要去还了。须和你同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你便自去还了

罢，要我去何用？”杨雄道：“这愿心却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，必须要和你同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恁地，我们早吃些素饭，烧汤洗浴了去。”杨雄道：“我去买香纸，雇轿子。你便洗浴了，梳头插带了等我。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。”杨雄又来客店里相约石秀：“饭罢便来，兄弟休误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你若抬得来时，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。你三个步行上来，我自上面一个僻处等你。不要带闲人上来。”

杨雄约了石秀，买了纸烛归来，吃了早饭。那妇人不知有此事，只顾打扮的齐齐整整。迎儿也插带了。轿夫扛轿子，早在门前伺候。杨雄道：“泰山看家，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。”潘公道：“多烧香，早去早回。”那妇人上了轿子，迎儿跟着，杨雄也随在后面。出得东门来，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：“与我抬上翠屏山去，我自多还你些轿钱。”不到两个时辰，早来到翠屏山上。原来这座翠屏山，却在蓟州东门外二十里，都是人家的乱坟，上面一望，尽是青草白杨，并无庵舍寺院。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，叫轿夫歇下轿子，拔去葱管，搭起轿帘，叫那妇人出轿来。妇人问道：“却怎地来这山里？”杨雄道：“你只顾且上去。轿夫只在这里等候，不要来，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。”轿夫道：“这个不妨，小人自只在此间伺候便了。”

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，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，只见石秀坐在上面。那妇人道：“香纸如何不将来？”杨雄道：“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。”把妇人一扶，扶到一处古墓里。石秀便把包裹、腰刀、杆棒都放在树根前来，道：“嫂嫂拜揖。”那妇人连忙应道：“叔叔怎地也在这里？”一头说，一

面肚里吃了一惊。石秀道：“在此专等多时。”杨雄道：“你前日对我说道，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，又将手摸着你胸前，问你有孕也未。今日这里无人，你两个对的明白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哎呀！过了的事，只顾说甚么？”石秀睁着眼来道：“嫂嫂，你怎么说？这须不是闲话，正要哥哥面前对个明白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你没事自把鬚儿提做甚么？”石秀道：“嫂嫂，你休要硬争，教你看个证见。”便去包裹里取出海阁黎并头陀的衣服来，撒放地下，道：“你认得么？”那妇人看了，飞红了脸，无言可对。石秀飏地掣出腰刀，便与杨雄说道：“此事只问迎儿，便知端的。”

杨雄便揪过那丫头跪在面前，喝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快好好实说，怎地在和尚房里入奸？怎生约会把香桌儿为号？如何教头陀来敲木鱼？实对我说，饶你这条性命，但瞒了一句，先把你剁做肉泥。”迎儿叫道：“官人，不干我事，不要杀我！我说与你。”却把僧房中吃酒，上楼看佛牙，赶他下楼来看潘公酒醒说起，“两个背地里约下，第三日教头陀来化斋饭，叫我取铜钱布施与他。娘子和他约定，但是官人当牢上宿，要我掇香桌儿放出后门外，便是暗号。头陀来看了，却去报知和尚。当晚海阁黎扮做俗人，带顶头巾入来。五更里，只听那头陀来敲木鱼响，高声念佛为号，叫我开后门放他出去。但是和尚来时，瞒我不得，只得对我说了。娘子许我一副钏镯，一套衣裳。我只得随顺了。似此往来，通有数十遭，后来便吃杀了。又与我几件首饰，教我对官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。这个我眼里不曾见，因此不敢说。只此是实，并无虚谬。”迎儿说罢，

石秀便道：“哥哥得知么？这般言语，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。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由。”杨雄揪过那妇人来，喝道：“贼贱人！丫头已都招了，便你一些儿休赖，再把实情对我说了，饶了你贱人一条性命！”那妇人说道：“我的不是了！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，饶恕了我这一遍！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含糊不得，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。”杨雄喝道：“贱人，你快说！”那妇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，从做道场夜里说起，直至往来，一一都说了。石秀道：“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前日他醉了骂我，我见他骂得跷蹊，我只猜是叔叔看见破绽说与他。到五更里，又提起来问叔叔如何，我却把这段话来支吾。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。”石秀道：“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，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。”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，剥了衣裳，我亲自伏侍他。”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。杨雄割两条裙带来，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。石秀也把迎儿的首饰都去了，递过刀来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，一发斩草除根。”杨雄应道：“果然。兄弟把刀来，我自动手！”迎儿见头势不好，却待要叫，杨雄手起一刀，挥作两段。那妇人在树上叫道：“叔叔劝一劝！”石秀道：“嫂嫂，哥哥自来伏侍你。”杨雄向前，把刀先斡出舌头，一刀便割了，且教那妇人叫不的。杨雄却指着骂道：“你这贼贱人，我一时误听不明，险些被你瞒过了！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，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，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。我想你这婆娘，心肝五脏怎地生着？我且看一看！”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，取

出心肝五脏，挂在松树上。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，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。

杨雄道：“兄弟你且来，和你商量一个长便。如今一个奸夫，一个淫妇，都已杀了，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安身？”石秀道：“兄弟已寻思下了，自有个所在，请哥哥便行，不可耽迟。”杨雄道：“却是那里去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杀了人，兄弟又杀人，不去投梁山泊入伙，却投那里去？”杨雄道：“且住。我和你又不曾认得他那里一个人，如何便肯收录我们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差矣。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，谁不知道？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，愁甚不收留？”杨雄道：“凡事先难后易，免得后患。我却不合是公人，只恐他疑心，不肯安着我们。”石秀笑道：“他不是押司出身？我教哥哥一发放心，前者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，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，一个是锦豹子杨林。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，尚兀自在包里。因此可去投托他。”杨雄道：“既有这条门路，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你也这般搭缠。倘或入城事发拿住，如何脱身？放着包裹里见有若干钗钏首饰，兄弟又有些银两，再有三五个人也勾用了，何须又去取讨？惹起是非来，如何救解？这事少时便发，不可迟滞。我们只好望山后走。”

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拿了杆棒。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，提了朴刀。却待要离古墓，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把人割了，却去投奔梁山泊入伙。我听得多时了。”杨雄、石秀看时，那人纳头便拜。杨

雄却认得这人，姓时名迁，祖贯是高唐州人氏。流落在此，只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、跳篱骗马的勾当。曾在蓟州府里吃官司，却是杨雄救了他。人都叫他做鼓上蚤。有诗为证：

骨软身躯健，眉浓眼目鲜。

形容如怪族，行步似飞仙。

夜静穿墙过，更深绕屋悬。

偷营高手客，鼓上蚤时迁。

当时杨雄便问时迁：“你如何在这里？”时迁道：“节级哥哥听禀：小人近日没甚道路，在这山里掘些古坟，觅两分东西。因见哥哥在此行事，不敢出来冲撞，却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。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，几时是了？跟随的二位哥哥上山去，却不好！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么？”石秀道：“既是好汉中人物，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，那争你一个？若如此说时，我们一同去。”时迁道：“小人却认得小路去。”当下引了杨雄、石秀，三人自取小路下后山，投梁山泊去了。

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，不见三个下来；分付了，又不敢上去；挨不过了，不免信步寻上山来。只见一群老鸦，成团打块在古墓上。两个轿夫上去看时，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，以此聒噪。轿夫看了，吃那一惊，慌忙回家报与潘公，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，带了仵作行人，来翠屏山检验尸首已了。回复知府，禀道：“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，割在松树边。使女迎儿，杀死在古墓下。坟边遗下一堆妇人与和尚、头陀衣服。”知府听了，想起前日海和尚、头陀的事，备细询

问潘公。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，和这石秀出去的理由，都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“眼见得这妇人与和尚通奸，那女使、头陀做脚。想石秀那厮路见不平，杀死头陀、和尚。杨雄这厮今日杀了妇人、女使无疑。定是如此。只拿得杨雄、石秀，便知端的。”当即行移文书，出给赏钱，捕获杨雄、石秀。其余轿夫人等，各放回听候。潘公自去买棺木，将尸首殡葬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杨雄、石秀、时迁离了蓟州地面，在路夜宿晓行。不则一日，行到郢州地面。过得香林洼，早望见一座高山，不觉天色渐渐晚了。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，三个人行到门前看时，但见：

前临官道，后傍大溪。数百株垂柳当门，一两树梅花傍屋。荆榛篱落，周回绕定茅茨；芦苇帘栊，前后遮蔽土炕。右壁厢一行书写：庭幽暮接五湖滨；左势下七字题道：户敞朝迎三岛客。虽居野店荒村外，亦有高车驷马来。

当日黄昏时候，店小二却待关门，只见这三个撞将入来。小二问道：“客人来路远，以此晚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”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，问道：“客人不曾打火么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自理会。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没客歇，灶上有两只锅干净，客人自用不妨。”时迁问道：“店里有酒肉卖么？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，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，并无下饭。”时迁道：“也罢。先借五升米来做饭，却理会。”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，就淘了，做起一锅饭来。石秀自

在房中安顿行李。杨雄取出一只钗儿，把与店小二，先回他这瓮酒来吃，明日一发算帐。小二哥收了钗儿，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，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。时迁先提一桶汤来，叫杨雄、石秀洗了手脚。一面筛酒来，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。放下四只大碗，斟下酒来吃。

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，问小二哥道：“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？”小二哥应道：“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？”小二道：“客人，你是江湖上走的人，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？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山。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冈子，便唤做独龙冈，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这里方圆三百里，却唤做祝家庄。庄主太公祝朝奉，有三个儿子，称为祝氏三杰。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，都是佃户，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。这里唤作祝家店，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，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？”小二道：“此间离梁山泊不远，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，因此准备下。”石秀道：“与你些银两，回与我一把朴刀用，如何？”小二哥道：“这个却使不得，器械上都编着字号。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，我这主人法度不轻。”石秀笑道：“我自取笑你，你却便慌。且只顾饮酒。”小二道：“小人吃不得了，先去歇了。客人自便，宽饮几杯。”小二哥去了。

杨雄、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。只见时迁道：“哥哥要肉吃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店小二说没了肉卖，你又那里得来？”时迁嘻嘻的笑着，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。杨雄问道：“那里得这鸡来？”时迁道：“小弟却才去后面净手，见这只

鸡在笼里。寻思没甚与哥哥吃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，提桶汤去后面，就那里掇得干净，煮得熟了，把来与二位哥哥吃。”杨雄道：“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！”石秀笑道：“还不改本行。”三个笑了一回，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，一面盛饭来吃。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扒将起来，前后去照管。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，都是鸡骨头。却去灶上看时，半锅肥汁。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，不见了鸡，连忙出来问道：“客人，你们好不达道理！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？”时迁道：“见鬼了耶耶！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，何曾见你的鸡？”小二道：“我店里的鸡却那里去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敢被野猫拖了？黄猴子吃了？鹞鹰扑了去？我却怎地得知！”小二道：“我的鸡才在笼里，不是你偷了是谁？”石秀道：“不要争，值几钱，赔了你便罢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我的是报晓鸡，店内少他不得。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，只要还我鸡！”石秀大怒道：“你诈哄谁，老爷不赔你便怎地？”店小二笑道：“客人，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。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，拿你到庄上，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。”石秀听了，大骂道：“便是梁山好汉，你怎么拿了我去请赏？”杨雄也怒道：“好意还你些钱，不赔你怎地？拿我去！”小二叫一声：“有贼！”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，径奔杨雄、石秀来，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个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时迁一掌打肿了脸，作声不得。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。杨雄道：“兄弟，这厮们一定去报人来。我们快吃了饭走罢。”三个当下吃饱了，把包裹分开腰了，穿上麻鞋，跨了腰刀，各人去枪架上拣

了一条好朴刀。石秀道：“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过了他。”便去灶前寻了把草，灶里点个火，望里面四下焐着。看那草房被风一煽，刮刮杂杂火起来。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。三个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正是：

只为偷儿攘一鸡，从教杰士竞追麋。

梁山水泊兴波浪，祝氏山庄化作泥。

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，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，约有一二百人，发着喊赶将来。石秀道：“且不要慌，我们且拣小路走。”杨雄道：“且住，一个来杀一个，两个来杀一双，待天色明朗却走。”说犹未了，四下里合拢来。杨雄当先，石秀在后，时迁在中，三个挺着朴刀来战庄客。那伙人初时不知，轮着枪棒赶来，杨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个。前面的便走，后面的急待要退。石秀赶入去，又搠翻了六七人。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头，都退了去。三个得一步，赶一步。正走之间，喊声又起。枯草里舒出两把挠钩，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，拖入草窝去了。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，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，却得杨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拨，两把挠钩拨开去了。将朴刀望草里便戳。发声喊，都走了。两个见捉了时迁，怕深入重地，亦无心恋战，“顾不得时迁了，且四下里寻路走罢。”见远远地火把乱明，小路上又无丛林树木，照得有路便走，一直望东边去了。众庄客四下里赶不着，自救了带伤的人去。将时迁背剪绑了，押送祝家庄来。

且说杨雄、石秀走到天明，望见前面一座村落酒店。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，就问路程。”

两个便入村店里来，倚了朴刀，对面坐下。叫酒保取些酒来，就做些饭吃。酒保一面铺下菜蔬按酒，盪将酒来。方欲待吃，只见外面一个大汉，奔走人来，生得阔脸方腮，眼鲜耳大，貌丑形粗。穿一领茶褐绸衫，戴一顶万字头巾，系一条白绢搭膊，下面穿一双油膀靴，叫道：“大官人教你们挑担来庄上纳。”店主人连忙应道：“装了担，少刻便送到庄上。”那人分付了，便转身。又说道：“快挑来。”却待出门，正从杨雄、石秀面前过。杨雄却认得他，便叫一声：“小郎，你如何却在这里？不看我一看？”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，却也认得，便叫道：“恩人如何来到这里？”望着杨雄便拜。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，有分教：三庄盟誓成虚谬，众虎咆哮起祸殃。

毕竟杨雄、石秀遇见的那人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

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，叫与石秀相见。石秀便问道：“这位兄长是谁？”杨雄道：“这个兄弟姓杜名兴，祖贯是中山府人氏。因为他面颜生得粗莽，以此人都唤他做鬼脸儿。上年间做买卖来到蓟州，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，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。杨雄见他说起拳棒省得，一力维持，救了他，不想今日在此相会。”杜兴便问道：“恩人为何公事来到这里？”杨雄附耳低言道：“我在蓟州杀了人命，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。昨晚在祝家店投宿，因同一个来的伙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，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，性起，把他店屋放火都烧了。我三个连夜逃走，不提防背后赶来。我弟兄两个杀翻了他几个，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，把时迁搭了去。我两个乱撞到此，正要问路，不想遇见贤弟。”杜兴道：“恩公不要慌，我教放时迁还你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少坐，同饮一杯。”

三个坐下，当时饮酒。杜兴便道：“小弟自从离了蓟州，多得恩人的恩惠，来到这里。感承此间一个在官人见

爱，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。每日拨万论千，尽托付杜兴身上，甚是信任，以此不想回乡去。”杨雄道：“此间大官人是谁？”杜兴道：“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，列着三个村坊：中间是祝家庄，西边是扈家庄，东边是李家庄。这三处庄上，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等。惟有祝家庄最豪杰，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，有三个儿子，名为祝氏三杰：长子祝龙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。又有一个教师，唤做铁棒栾廷玉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。西边有个扈家庄，庄主扈太公，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，也十分了得。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，名唤一丈青扈三娘，使两口日月双刀，马上如法了得。这里东村庄上，却是杜兴的主人，姓李名应，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，背藏飞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没。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，同心共意，但有吉凶，递相救应。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，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。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，求书去搭救时迁。”杨雄又问道：“你那李大官人，莫不是江湖上唤扑天雕的李应？”杜兴道：“正是他。”石秀道：“江湖上只听得说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，却原来在这里。多闻他真个了得，是好男子，我们去走一遭。”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。杜兴那里肯要他还？便自招了酒钱。

三个离了村店，便引杨雄、石秀来到李家庄上。杨雄看时，真个好大庄院：外面周回一遭阔港，粉墙傍岸，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，门外一座吊桥，接着庄门。入得门，来到厅前，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，明晃晃的都插满军